

德国——一个正在松绑的巨人

冯梁 余建民
南京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国际风云丛书

德国——
一个正在松绑的巨人

冯 梁 余建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一个正在松绑的巨人/冯梁,余建民编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
(跨世纪国际风云丛书/张永桃主编)
ISBN 7-305-03504-1

I. 德... II. ①冯... ②余... III. 德国-研究-1945
~1990 IV. K51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249 号

丛书名 跨世纪国际风云丛书
书 名 德国——一个正在松绑的巨人
著 者 冯 梁 余建民
责任编辑 金鑫荣
装帧设计 郑小焰
责任校对 郭 枫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 刷 阜宁人民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45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10.00 元
ISBN 7-305-03504-1/D·408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版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319923、3302695

跨世纪国际风云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张永桃

副主编 时殷弘 严 强 时惠荣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天石 张小明 张永桃 严 强
时惠荣 时殷弘 童 星

序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

张永桃

在今天,无论是居住在非洲热带丛林里刚刚开化部落中的人们,还是生活在像纽约、东京这类现代化大都市中的居民,他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世界是联成一个整体的。在政治生活中,除了民族国家以外,一个超越单个国家之上的政治共同体正在西欧发展起来;在经济领域,一个商品和劳务的世界市场正在取代一个个相对孤立的民族市场,各国的贸易、金融正在一体化而进入真正的全球体系之中,大量的跨国公司正在从全球范围内高度配置资源;在文化领域中,世界上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正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我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几十亿人、180多个国家、数千个民族都休养生息、生存发展在同一个“地球村”中。

在人类的历史上,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自然条件的束缚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一个漫长的时间中是相互隔离的。尽管在封建社会中,东西方也有少数几个大国曾经与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了通商关系,但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旧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世界市场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生活和国际关系。

· 1 ·

但是,以往的国际生活、国际关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纷繁复杂,动荡不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内部的发展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在 200 年前,一个亚洲国家对于震撼整个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可以抱一种超然态度的话,那么现在,每一个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绝对不会对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政治动向不闻不问了。今天,叙以和谈,北约对科索沃的轰炸,美国对阿富汗恐怖分子本·拉丹的通缉都会成为各国报纸上的新闻,成为与这些国家和民族相距数万公里之外人们关心的话题。生活在 20 世纪末的各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政治家们都不得不将其目光扩展到本国之外。打开国门,吸收全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成果,研究国际关系,重视国际环境,努力寻求发展自己的条件与机会,已成为当代人的一个共识。

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经历了一个孕育产生、初具形态和初步发展的过程。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任务是以单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研究为基础,专门去探究确实是发生在国家之间,但仿佛又超越于、凌驾于每个国家之上的客观的关系,并对这种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神秘复杂的关系的形成、变迁与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作出合理的描述。这种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世界上存在着的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有权按自己的目标、条件、实际情况去创造适合自身需要的社会制度、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国家相对说来,人们过着的是一种有组织、有政府的生活,而在国际社会中,人们则是过着一种无组织、无政府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的偶然性、主观随意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

但是国际关系又是不得不研究的领域。因为在现实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事实上已结成一个系统,没有一个国家会听任其

他国家违背大家公认的规则去为所欲为,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与这一国际整体相隔离的情况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每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对国际生活、国际关系加以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主动适应国际关系,并利用这种关系来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

从认识的角度来说,人们对国际关系的了解要落后于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所亲手造就的客观的国际关系现实。人们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则更要落后于国际关系的实践。各国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可以对本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总结、分析和预测;但是,每个国家、民族的现实社会生活研究得再透彻,再清楚,把它们都累加起来也代替不了对国际关系的了解。

对国与国的关系加以详尽的记述,并不等于有了国际关系研究。国与国的关系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狭义的国际关系,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指的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由主权国家或地区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时期表现为某种格局和某种秩序即某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和在一定的结构基础上的国际生活的运行机制与规则。在古代社会中,特别是希腊和中国,由于城邦罗布、小国林立,必然发生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战争,记述诸国之间关系的著作也就产生出来。但由于这些关系仅仅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里,没有出现真正全球范围关系,因此这些著述虽也或多或少涉及到某些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简单论述,但终究算不上是严格意义的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只是在近几十年中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研究领域在发展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或者说它还远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是因为:首先,已经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史的方面,这是国际关系研究发展中的第一步,即:将国际关系研究从单纯的历史学科中分离出来。在国际关系研究

的最初阶段上，人们对国际关系的历史表现出巨大的关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历史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将历史学中已经记述的有关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材料加以汇集相对地来说较为容易；二是由于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联系在一起，有很多材料是保密的，往往要等到事件过去了很长时间，才能一点一点地向外公布，正是这种资料来源上的局限，也迫使相当多的研究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分析上。

国际关系史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因为今天的现实是过去现实的延续，今天的国际力量结构是历史上各种权力争斗的结果，可以说，要了解今天国际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缺少对其来龙去脉的分析。但是，国际关系研究终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国际关系史的追述，而应当帮助人们认识现存的国际生活和由这种生活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预测国际生活未来的走向，促使人们更自觉地参与到这种生活中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将目光主要瞄准当代，围绕当代的国际关系实践寻找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

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对史料的可靠性提出疑问。因为，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国际关系，在前人那里，它却是现实的。那时有许多当事人的活动可能是相当隐蔽的，没有任何文件保留下来；甚至为了将当事人的活动隐蔽起来而采取故意将事实真相进行歪曲记载的现象。因此，不少人觉得唯一可信的材料只能是各种具有法定形式的文件。这样，在国际关系的研究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法学化时期。国际生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并以一定的法律依据作为各国领导人的行为规范来运转的。但是制度、法律同真实的国际关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离开了对当时的真实事件的剖析，单凭某些法律的条文是无法对国际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的。

但是国际关系研究也决不是关于时事的汇编。每一个国际关系的研究者都处在大量的国际现象和国际事件的包围之中,这些国际现象的重点在不断转移,跟踪的事件、倾向也在不断地变化。如果人们只是停留在或满足于对事件、对现象的单纯的考证与记录上,甚至有时为了某一个并不太重要的细节而在那里考证不停、争论不休,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五六十年代以后,科学主义、行为主义学派作为对国际关系中单纯历史主义倾向的一种批判,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这同这一时期计算机的广泛运用,系统论、探制论、信息论的创立和完善是密切相关的。应当说,行为主义将自然科学中的定量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确实弥补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的不足。但是,正如美国学者威廉·福克斯所评价的那样:“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计算机革命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技术。储存和取出数据的新的方法将为定量研究打开新路。但毫无疑问,这种数据的泛滥所造成的会如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在这一方面,一支削尖的铅笔可能要比一台电脑更为有用。”(威廉·福克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日益突出的问题”。《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南卡罗里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01页。)

因此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在大量的处在经常变动之中的事件后面,找出一些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些基本的规范、规则,才能成为对当代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件加以评价的标准。只有找到这些基本的规范、规则,人们才能获得坚实的立足点,也才能凭借这种立足点将最近的事件同久远的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因此,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重视的是这种研究所赖以进行的基本理论和基础方法。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吸取这一学科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它又需要变革和创新。这种变革和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学科知识体系本身的构成与完善上的逻辑规则;另一

方面则是来自现实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对理论所提出的要求，而后一方面的推动力量特别大。

在人类历史上，世纪之交往往是多事之秋。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变：法国爆发的大革命，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与法国在军事上展开反复的较量；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正是这些事件，导致了19世纪初世界格局的大变动，孕育了维也纳体系；19世纪刚迈进其最后的十年时，“铁血宰相”俾斯麦倒台，以玩弄平衡而出名的俾斯麦外交体系解体。德皇威廉二世提出所谓的“世界政策”，不断加强军备；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国也开动了扩军备战的车轮。欧洲两大军事集团最后形成。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接连爆发了英布战争、美西战争、日俄战争，从而引起20世纪20年代世界格局的改变，孕育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20世纪也不例外，人类是在一连串的震撼世界的大事件接踵而至的动荡与不安中进入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的。一系列的重大事变宣告了从四十五年代就形成的并且在20世纪下半叶一直发生作用的雅尔塔体系的终结。这些事件虽然有的已过去三四年或四五年，但是，它们在人们心头造成的余震至今仍然存在着，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政治学家们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些事件作出深刻地分析，已有的著作顶多只是对这些事件进行了记载，究竟这些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发生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其深刻的背景是什么，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现在还没有得出共同的认识。但是，这些大的事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结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生活的运行机制。从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各种有关国际关系的观念已经动摇，甚至崩溃了。世界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它要求人们必须以全新的观念审视一切。

人类是带着对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对峙格局的批判态度进入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

中,人类一直生活在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所实行的冷战对峙的格局下。整个世界的政治地图、经济地图、意识形态地图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两极对立的结构。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这种两极对抗的格局首先在政治领域中出现松动。随着柏林墙的拆除、东西德的统一,前苏联分解成一系列的独立国家,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组成的“华约”解散,军事上的特别是核武器试验和制造上的激烈对立最终缓和下来;接着,一些原先纯粹搞计划经济的国家通过不同途径、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直起作用的两种简单对立的模式显露出其固有的局限性。人们在客观的政治与经济生活面前,不得不承认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多元性。意识形态和其他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不同的文化,以其独特的价值而在不同民族和地区并存着。

这种巨大的转变使人类的生活、历史、观念也随之改变。如果说,在以往数千年文明史上,人类是在“100 次地祈祷和平,带来的却是 1000 次战争”中度过的话,那么,今天,人类有可能在相对长时间的和平中生活了。尽管有人认为,将冷战结束看成是永久和平的到来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世界将进入一种东西方的“冷和平”。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所依据的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的确,莫斯科与华盛顿在经济援助、科索沃危机、北约范围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着深刻分歧。虽然东西方的对抗还没有完全消失,美国和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独立国家之间的间谍战仍旧在进行;虽然,在两极对抗的格局下被掩盖了的或被冲淡了的民族矛盾、种族纠纷、宗教冲突现在又纷纷冒出来,而且地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兴风作浪;各种矛盾所引起的震动、动荡、冲突以及经济衰退的阴影正在严重地困扰着这个世界,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作为旧格局的残余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它们会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进程产生一定影响,但却不可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根本趋势。人类对和平、稳

定、发展不懈的追求正在给这个星球带来希望。正是这一根本性变化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内容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冷战结束以后，政治的领域似乎缩小了。军事、政治的冷战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经济、文化的“热战”。因此，当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集中在某些传统的领域，而是向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入的层次发展。从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研究的实际进展情况来看，尽管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仍旧是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以及政治学家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人们还是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全球的和地区的安全、核武器的研制与扩散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但是，与国际生活相比较，国际经济生活似乎更为重要。而且，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走到了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这一步，能将各种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考量，除了政治制度外，就是文化。因此国际文化生活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当今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决不像四五十年以前那样只要看一看它拥有多少枚地对空导弹、多少辆重型坦克、多少艘航空母舰、多少架性能优良的战斗机就行了。现在人们不再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与军事、武器有关的方面，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优先考虑经济增长的速度、社会的稳定、国民素质和士气、文化价值和外交质量。这就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研究至少应当将国际政治关系、国际关系的研究更加系统化。

在 90 年代前半期的发展中，亚太地区显示出较强的活力。相对稳定的政局、高速增长的经济、迅速扩大的投资、积极活跃的贸易、不断展开的区域合作，使这一地区成为当代世界最令人瞩目的地方。中国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一员。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一个和平、安定、繁荣、发展的中国正在世界的东方崛起。这是本世纪的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人们已经对中国刮目相看，重新估

量它的份量，并在议论中国将在当代国际上可能起到的作用。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中国前景美好是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佳的经济消息；日本的《读卖新闻》则将中国称之为“觉醒的雄狮”；美国的《商业周刊》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个经济巨人的崛起。这些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在西方经济正陷入持续衰退的时候，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潜力正在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种特殊的机遇对提高全民族理解、关心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意识，从而为在中国开展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创造了条件。我们应当勤恳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科学的、相对独立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当代国际关系学科。

前 言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她创造的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增添了瑰丽的光彩。然而，德国的历代统治者，从古代条顿族首领、普鲁士皇帝，到纳粹头目希特勒，无不凶残狠毒，野心勃勃地企图征服整个世界。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追溯德国的历史，人们无不扼腕兴叹。今天，当德国统一后的地位变化再度引起世人广为关注之时，一个古老而崭新的问题再度出现：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在德国大地上重演呢？

一个多世纪以来，德意志民族及其伴随产生的“德国问题”，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尚处在诸邦林立、群龙无首的状态，“德国问题”的前身——“德意志问题”便出现了，此时，其内涵更多地体现为德意志民族诸邦的统一。19世纪中叶，普鲁士宰相俾斯麦采取自上而下的“铁血政策”，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诸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以后，“德国问题”一度沉寂。然而，19世纪下半叶，随

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强，德国对外扩张的要求日趋强烈，并与老牌的英帝国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围绕“阳光下的地盘”，英、德双方展开了殊死的争夺并很快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争霸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德国问题”的内容实质上演变为如何促使德国成为欧洲的一个和平因素。两战期间的20年，欧洲国际关系有过短暂的和平，但就其整体而言，始终处于危机之中，究其原因，乃是根本没有很好地解决“德国问题”。英、法两国在维持凡尔赛条约现状上貌合神离的“合作”，为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下的屈辱地位和重新复兴提供了可趁之机。面对纳粹德国的扩张势头，西方大国一味采取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饱尝了战争的恶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产物，德国被一分为二。仿佛是历史的重演，从此，“德国问题”再一次地围绕它的重新统一而展开。

若干年以前，围绕德国统一问题而展开的国际斗争变幻莫测，目不暇接。今天，当人们目睹德国统一后的地位变化，严肃地思考“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个严峻的问题，关注德国未来在世界的地位时，心中无不充满着戒备和疑惧之心。

本书无意就“德国问题”展开全面论述，也无意成为一本战后德国史的论著，作者只想通过生动和较为通俗的笔调，主要从外交的角度，构画德国的重新分裂和重新统一过程。如果读者能从中捕获到德国在欧洲和世界地位中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正是作者所孜孜追求的。

余建民撰写了第二、四章，第一、三、五及其前言、后记由冯梁执笔。全书由冯梁统稿。

作者 1999年9月

目 录

序 前 言

第一章 往事不堪回首——追寻德意志的昨天	(1)
一 同床异梦,四大国占领德国	(2)
二 南辕北辙,东西部愈走愈远	(8)
三 寄人篱下,阿登纳统一之梦	(17)
四 风云渐变,德国外交陷困境	(25)
五 欲进又止,联合政府解“难题”	(33)
六 求同存异,勃兰特独辟蹊径	(41)
七 崭露头角,德意志不甘陪衬	(48)
第二章 “中欧大裂变”——德国的重新统一	(57)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58)
二 狂飙席卷柏林墙	(64)
三 “解铃还需系铃人”	(72)
四 “平地一声惊雷起”	(84)
第三章 打翻的五味瓶——寻求自身消化的德国	(91)
一 步履艰难的经济转轨	(92)
二 雷厉风行的防务措施	(103)
三 惹人注目的外交举动	(109)

四	难以排解的“德国病症”	(116)
第四章	谁执欧洲牛耳——“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	(126)
一	满腹疑虑称“情人”	(127)
二	故伎重演谈“天平”	(132)
三	大国逐鹿欧共体	(137)
四	桀骜不驯“小兄弟”	(145)
五	“铁幕”瓦解后两端	(149)
第五章	人间沧桑话中德	(157)
附录	德国历届总理一览	(167)
参考书目		(169)
后记		(172)